

# 海洋诗：多元视角与诗性海洋

## ——“海洋书写与个性表达”《厉敏诗选》研讨会纪要

2023年12月3日，由舟山市作协、岱山县作协联合举办的“海洋书写与个性表达”——《厉敏诗选》研讨会在岱山安澜阁举行。诗集《厉敏诗选》202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该诗集以先后出版的四部诗集为序，精选125首诗歌编辑而成。厉敏是舟山海洋诗的代表性诗人之一。《厉敏诗选》从历时性视野客观地回溯了舟山海域的人文历史，从共时性视野全面地呈现舟山海域的时代内涵，从价值意蕴角度深刻洞察海洋文化独特的精神传统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。来自全市的15位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围绕厉敏诗歌三十多年来在创作内容、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和变化，进行了深入的研讨。

### 一、地域意识与海洋书写

**白马(中国作协会员、市作协主席)：**厉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拿笔开始诗歌创作，不久即在全国各级报刊纷纷亮相。他的诗入选过我国那个时期重要的海洋诗文本《蔚蓝色视角——东海诗群诗选》，入选《浙江诗典》《浙江诗歌十年精选》《潮水奏鸣曲》《海边文丛》等诗选集。《浙江文坛》的年度诗歌述评，多次对舟山诗人厉敏诗作了评点，李越教授的论著《存在的诗性敞开——新时期浙江海洋诗论》中，对厉敏的诗也作了专门论述。

我认为，厉敏的诗作有自己明显特征，他的诗作语言讲究节制，又不失现代品性。诗集《穿越动荡的午夜》中的《渔夫与海》《凄凉之屋》《蓝色之旅》《情感之盐》这几辑都是以海山岛情为内容的。海是厉敏诗歌的重心和总主题，他的诗以海岛风物风情风景的描述反映海岛生活，并寄以象征意义，作品《梭子蟹》等表现了渔夫与自然交融的人性美、生活美、奋斗美。同时，“海岛意识”是他海洋诗的核心旋律，以多视角、多层次、跨时空表现海岛的风情、地理、历史、景物等海岛自然人文内容，并渗透对海洋、海岛、渔民的生活、生存、精神等方面的思考。

**姚碧波(中国作协会员)：**我们每天生活在群岛之上，推门见山海，这个有着浓郁海洋文化底蕴的波浪家园，注定成为我们众多舟山诗人创作的根。厉敏作为群岛诗群的代表性诗人之一，海洋题材无疑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。《厉敏诗选》，就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满满的海味，海洋诗所占比例超过六成。这本诗集，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海洋题材的广泛性，意象的繁杂，以及对拓展诗境所作出的探索。

厉敏从1984年开始诗歌创作，至今近40年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坚守诗歌高地，埋头创作，辛勤耕耘，为我们奉献了许多优秀的诗篇，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热爱，对诗歌创作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。总体看，他的创作是稳健的，无论早期、中期、还是近年来的，诗歌都比较短小、精致，注重对语言的提炼和意象的塑造，富有内涵和张力。

**许成国(市作协副主席)：**无论是海潮还是岛屿，如果说，早先的书写多为外部的观察与描述，那么后来的笔触则更多聚焦于时代的故事与变异，以及社会心境下的形象观照。时间美学的存在，不仅仅是四本诗集出版时间的先后，更是诗人对现实及书写的印痕，是诗人自己对不同岁月的一种心灵投射。

显然，厉敏的诗歌不是简单地“回归”海洋，他的“诗歌自觉”是从所描述、观照的不同时代来展现的。他以自己富有特点的诗歌语言与审美，沟通着海洋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往昔与当下的联系，从中勾画出诗歌的历史维度，即时间维度；展现出诗人眼中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流，即主体性维度。而蕴含在诗歌内核中的价值，更彰显着其海洋诗的价值意蕴和审美功能，即价值维度——这三者共同形塑了厉敏海洋诗的三维审美的立体风景。

**李慧慧(省作协会员)：**这本诗选集中的诗，透过文字描绘出海洋的生命力和神秘感，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，感受到海洋的无限魅力。他写《鳗》在“风尘中长大”，可以“磨砺成一道道黑色的闪电”，赋予“鳗”以灵魂；写《乌贼》，把它比喻成伪装猎手，没有骨头，但藏着匕首。在《招潮蟹》里，又把招潮蟹比喻成夸张的兵器。这样的描写不仅让人感受到诗人的温暖情怀，更将海洋中的生物赋予了情感和思想，让读者体会到海洋生物的强大生命力。

《漩涡的方向》一诗，厉敏老师将漩涡比作卷笔刀，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撕裂的感觉。他将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转化为“深不可测”的场景。厉敏老师眼中的大海，并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大海，而是他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，这其中既有自然景观的形态，也有内在的精神象征。

**谷频(中国作协会员、岱山作协主席)：**这么多年，他的创作延续了曾经的诗风，但也有许多创新与变化，他不断在寻找新的思想之源，避开了年轻时写作的激情外露，更多地将智性、内省融入到字里行间，使他的作品多了一种厚重感，有时还带有一些神秘感。在他的诗中，我们读到的是诗化的现实、灵魂的现实，是逝去的过往、未知的未来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的诗歌语言淡然却富有张力，在意象的并置间呈现出的是非常具有动态感的画面，在诗歌体式的把控上张弛有度。

这部自选集，细读文本，字里行间不断生发出的鱼腥味，如海藻一样缠绕着诗人的肉体与灵魂。可以说，大海是他无尽的写作资源，这种资源不但是题材上的，更是情感上的。海岛独特的人文环境，诗人打捞的日常琐碎和生命况味都是其思想的深度漫步。独特的诗歌语境构成了舟山海洋诗歌创作的崭新一隅，亦有极具特殊地理精神价值的诗学研究意义。



研讨会现场

**孙和军(市作协副主席)：**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有很多非此即彼，走极端甚至偏颇得令人无语的举措和认知，而厉敏的诗善于到达中庸境界。

第一辑《垂钓》这首诗既是在钓鱼，也是在钓自己的内心。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内心与鱼，与大自然形成一种关照。你是钓者，也是被钓者。你是钩，也是饵。《面对浩瀚，我替花鸟的名字担心》一诗写花鸟鸟，一个诗意却弱不禁风的名字，独自渺小、孤独地偏居在海岸的边缘，独自对抗浩瀚的狂风巨浪，作者为这种以小搏大的悲惨不测，担心。第二首《花鸟的名字》，是对太平洋的一种礼赞，如果说第一首，花鸟是被动的，受欺凌和冷落的，第二首花鸟则是主动的，秉持傲骨的那种。柔弱的女子，独自面对外星球的洪荒；纤细的兰花手，阻止沧海桑田。勇气和胆魄成就了花鸟鸟的傲骨。

**王幼海(省作协会员)：**在诗选中，我们看到诗人视角的变化，这是一种创作过程中的主体自觉性的转变，一种努力想过往的高蹈、观照式地书写，回归到更加日常、真实的当下中来，俯下身重又去近距离地还原、去寻找、去揭示这一片所生所长的广阔山海天地。一个具有开阔的诗歌视野与生活体验的厉敏，一个对万事万物悲悯、矜恤的厉敏，他用他独有的视角将自然、时空、物什、事件与精神相互交融，展现着他独特个体的存在感知与精神世界。

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### 二、多元视角与个性表达

厉敏老师的诗歌注重修辞、讲究内在意韵与精神上的提炼，往往都带着哲理和思想的深度，少见语言上的剧烈变化，或者说刻意去强化诗歌语言的“变异”“破坏”性功效，甚至也很少用强烈而直接的自我主体意识切入诗歌的文本，保持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，多数诗都是以物以景来引发内心的思考与感悟，以旁观者的视角切入，或是故意保持了这种物我的距离。

**虞兵科(省作协会员)：**厉敏不断在拆解海洋的语言，又不断在重构海洋的语言，他以自己的干净、纯洁、朴素表达着内心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放歌。厉敏的海洋诗歌创作有一个变迁过程，从早期的平铺直叙到后期的意象抒写，两者又互相兼容，呈现了多重的创作风格。厉敏的诗所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，他是自由的诗人，写着自由的文字，奔放的，炽热的，喧嚣的，温暖的，嘹亮的，沸腾的，激烈的，宁静的，却是远海之远，天空之上，海岛之角。他的生活是充斥着诗意和硝烟的，他可以完全打开自己的胸膛，数着自己激烈的心跳；他的感情是长满海水和渔火的，他可以完全抛弃自己的内心，径直向东，赴一场海山间的盟约，这是多重风格下的海洋语言的重构景象。但在个性表达的锋芒和锐利上似乎有所欠缺。

**吴常亮(岱山作协副秘书长)：**《厉敏诗选》中，处处透着童话的意境，并用这种意境来重构海洋时空。在《沉锚》，厉敏这样写道：

“海就被锚住不动了，一只只生锈的手，要顺着铁索爬上来。”我想像不出这生锈的手是什么，但仿佛又有什么东西现在眼前，正从海中爬上来。《垂钓》开头就说：“抛长长的线于湖中，于心中，垂钓自己……”这需要多大的幻想，多少次的自省，才能写下这样的诗句。在《爱幻想的鱼》中，厉敏这样写：“鱼幻想在大潮的银色大厅里，翩翩起舞，在桂花的驿站，野外的爱情泛起月色。”多么浪漫的一幕，它让我想起美人鱼或灰姑娘的故事。厉敏给人们讲着一个童话故事，这些故事里蕴含着生活哲理：“我的假期结束了，鱼的戏服也该还了。”

**林明忠(省作协会员、嵊泗作协顾问)：**我与厉敏认识很早，我们一开始都是教育系统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厉敏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能将工作与业余爱好兼顾起来，不但书教得好，而且诗也写得好；不但诗写得好，散文也写得挺棒的，真不简单。

在诗歌创作方面，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。譬如，我们同样参加采风活动，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这是阅历不同、角度不同、感受不同等诸多原因；其次，也许某一些事物大家都看到了，却未必想得到，而厉敏想到了我们想不到的东西，这是由于思考的深度和思想内涵上的差异；第三，大家也许都看到了，也想到了，但不一定能表达得出来，而厉敏却能较好地表达出来。厉敏诗歌具有一些独特性，是他长期历练的结果。

### 三、诗意呈现与美学追求

**缪佳祎(市作协诗创委主任)：**早期的诗歌，有着朦胧诗的味道，一串串诗行不长，以短句为多，充满着优美的意象和轻盈的韵律，这些诗歌包括海洋诗，都有着唯美的气息，以及对生命的美好期许与眷恋。第一辑中，如《黑的水，白的水》，如散文写作中的排比句式，让人读来有种气势连绵、心神激荡之感。第二辑情感上更显深厚，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与海洋书写的意境渲染中有更多的感悟与思考。第三辑前面两首诗就让人感觉到语言的丰富与新奇，以及诗行间的跨度和张力，大开大合的辽阔气息扑面而来。

正像诗集前言的诗评里写到的那首《海图》，短短一首小诗，却有着宏大的视野与格局。想起上次与来自省城的著名诗人梁晓明、沈苇和飞廉交流时，他们多次提到，海洋、岛屿所延伸的文化创造动力与文学创作魅力，更多的来源于自我生命对所处环境的内在理解，来源于表达自我生命的强烈意愿。厉敏的海洋诗，已隐晦有了这种延展性视角，也就是不限于舟山群岛这个地域性指向，而是趋向于关注人类命运、精神家园的人文性与世界性。

**阿能(中国民协会员、省作协会员)：**我觉得厉敏写诗的时候，往往为一种真正的新鲜而感到心醉神迷，于细微之处见其内在。就像他在诗中那句，似乎还包含了一种小心的伤感美。海岛人面海而生，大海是诗人的一种诗意的宣泄，有一种在平淡的熟悉中嚼出陌生的滋味，品出真实性的哲思，

体现了他既传递传统的文化因子，又融入了现代的责任和使命。

清代大画家戴熙曾说：“画令人惊，不如令人喜，令人喜，不如令人思”，读诗亦然。令人喜，令人思，不如令人思，读诗亦然。诗歌以汉语独有的韵律美感，承载着绵延千年的情感和文化。读厉敏这些带有节奏和韵律的诗，恰到好处地形容了当时的感受，身之向往心之淡然。在我们静心读厉敏的诗时，任何一个小小感动部分，都会沉思于一片很深的寂静里，这就是诗的魅力。诗人王小波说过：“文字是用来读的，用来听，不是用来看的……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。不读诗，你看见月亮很美，脑子里没词，结果，只能对着月亮说一句：真他妈漂亮。”

**梅森(青年诗人)：**厉敏诗歌《梭子蟹》这首其中的几句：梭子蟹的眼睛高高举起/它护卫着生存的洞穴和偶然的爱/无血的肉体穿起骨质的衣服/骨头担心着肉体的诱惑……只有一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以及生存技能满足时，他才会认识到更多深刻的见解，当然更多的则是思维上带有辩证，质感和历史的认知。再如《鱼贩》这首，从地域上看，叫醒鱼贩的潮水表达贴切，站诗歌角度看到一群人生活奔波，相反对我而言，叫醒北方土地上的人群则是干涸的土地，更为艰难的则是对生活美好的憧憬。如果这是诗歌所表达的东西，进入内心，带来些触动那就是好的诗歌，一首歌的样子一定是精准和流畅的。

岸岛整理